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輈上曲鉤衡者游環靷環也脅驅亦以皮爲之陰揜軌也靷以皮二條爲之鋈續消白金以沃灌靷環作環以相接續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暢長也轂駕我騏綦文馵馬左足白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條讀爲條）纓五就（其樊纓以條絲飾之而爲五匝）建太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猶屏也）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輈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

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迆[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也]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騎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殳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兵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步也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死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謂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群狄于太原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更增十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步陳五乘為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前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大宰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爲子鮮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御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險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有獨輪車尺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黄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未聞以車戰取勝况

李綱言歩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歩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臣等謹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前鋒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小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翼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之間稍憩

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以上車法

通典黄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順鑿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按陳法說者謂其爲黄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攷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

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方旗期民於其下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鳴鷂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驍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頴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三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後以勁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攻不戒而備

孔頴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孑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況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鸛鵝即物以爲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

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說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祏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大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大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即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虞候

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

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番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徃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霄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爲定法須分其人爲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爲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某

人爲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爲墻
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
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
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
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
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渭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

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擧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濮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餘皇或作艎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葢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遍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葢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阯噫當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竊以為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益不貲也請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況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荆州水軍蒙衝鬬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會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黄蓋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為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錐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胥舟外許之大轉

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船於舵樓之下亦實磁針葢凡舟皆

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

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

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

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

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師宋主然之遣內侍往荊湖造黃黒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緪自荊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我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為浮筏蔑不
濟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
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
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
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
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
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
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蒻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蒻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朮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幺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繫一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蒻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用兵。戈戟之屬土土功國國中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亦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牆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采薇（菜名）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晚也）止。靡（無名）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

啓跪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蒲柳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貌其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華芸其黃矣。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按先儒謂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使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以降爲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夷平也靡國不泯泯滅也民靡有黎黎黑也具禍以燼具俱也

灰燼於乎有哀。國步遲也斯頻。急蹙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滅也資。咨也天不我將。養也靡所止疑。定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爭也誰生厲怨也階。至今

為梗。病也

其四章曰憂心慇慇念我土鄉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時也逢

天僤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見也痻。病也孔棘

我圉。急也邊也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破傷者給贈帛、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刲觽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遏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胥（捕盜賊）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臣按八者之中邦汋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撟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爲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猶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屬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與柝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刼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

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議陳人之語也臣請嚴敕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后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即擂鼓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

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然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軍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如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其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

患商宜無畏途之憂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城謂宿內衛）互欜者與其國粥（謂養也謂羨）而比其追（逐寇）胥（讀為偦）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欜執節者不識（察也）

臣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illegible]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

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處聯比其居止有不能者

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

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一城之大

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

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

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

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

相聞爲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

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又於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貨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册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爲衆信服者奏聞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册册成各爲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赴總領官私居叅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
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
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
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杞
人憂天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
畜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
紅燈為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遍告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

幸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遏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官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內官也）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

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遐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晩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臣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轍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是
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
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
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
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爲
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
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
臣按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
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
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部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
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
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
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
無可輸。皆懼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
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
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徙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鄃人張金稱、脩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彦曾性嚴刻、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勛詔集亡命、陷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懲募遂破魚臺等縣又屠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旣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乃驅人爲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

君子今盜賊小人父百姓百姓只是道歟

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誅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取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今皆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
知平日舉朝之間百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
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日承
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朞
矣帝雖不之屑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
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討獨
不爲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
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敵瑄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許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鬭弘讓之冤遂大罵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並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産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戸爲盜累其一村一戸被盜累其一營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詣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復何所歸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覩之然後捕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儘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爾歟所爲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眞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旴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與、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生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詠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咒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

平郡王建國日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尉使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郎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願讀史傳粗知興亡因此張大胷膽遂生權謀每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
之制顧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
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
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
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
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鎭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爲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二路自然疏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能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顓顓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　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勑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衛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爲方面夫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虞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吁能草書徼樊若水必不量江而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趙鼎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轄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處、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管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害、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興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僱具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爲寇所攻刼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臣 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
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畿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
帝鄉興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 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峒。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以誅勔爲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臠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臣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溫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皋、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以上過盜之機、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雖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專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太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糜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綱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䶂與鼠則不然雖其齧
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
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䶂鼠之術必
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
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
也盜賊者䶂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䶂
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擣故曰平盜賊與攘夷
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盜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畧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
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掠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
首既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
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追胥
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畏倒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司勳（掌功賞之官）掌六鄉賞地（賞田也）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勤勞）治功曰力（理有力者）戰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爲常）祭於太烝（冬祭曰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其貳本副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眡視同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授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日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illegible]八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册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眞有智勇欲爲 國出力葢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輙將子弟親識奏 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illegible]

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
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
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槀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

遂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陳璀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璀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爲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闥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耻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淸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葢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岩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曰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肯設渾受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强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韙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赦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赦者。律文所載雖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齊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猷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貫、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冈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

酬之其用重矣、

臣按贊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勳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
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
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
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
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
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
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一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奬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賂藩鎮隷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長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無

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為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術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以嬖倖技藝進者矣。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

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
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
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
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
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
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廪因曰大將奏功率
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
無以激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　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世其職而不選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遷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

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一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

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

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

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卽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忠守法者矣臣於此又有見焉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　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及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勑兵部查内府貼黄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内外衛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孫與否明白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遇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死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